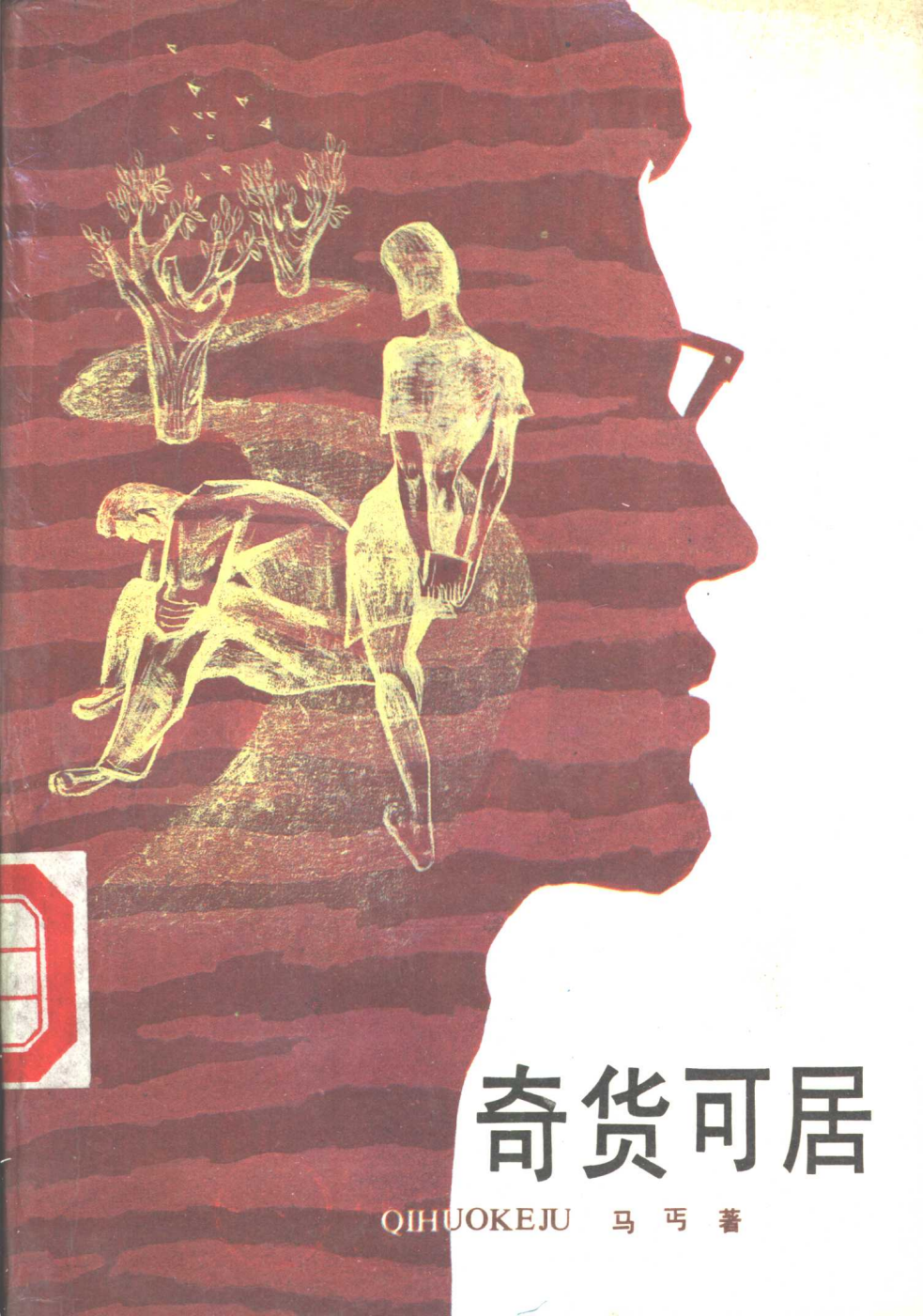




奇货可居

QIHUOKEJU 马 丐 著

奇 货 可 居

马 丐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1992 年 沈阳

奇 货 可 居

Qihuo Keju

马 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 61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 3/8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责任编辑: 杨爱群

封面设计: 李 军

责任校对: 陈 力

辽新登字3号

ISBN 7-5313-0655-7/I·612

定 价: 14.30元

内容提要

市委书记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儿谢秋心，于湛和刚成都倾慕追求她，而她却把爱情的“彩球”抛向童年好友杨煜。于湛偶遇大学时代恋人代眉，刚成制造桃色新闻陷害于湛，却迫使代眉自杀。杨煜救活了代眉，两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刚成追求谢秋心受挫，转而追求代眉，把杨煜弄进监狱。于湛也因保护科技人员被打成右倾翻案的典型被捕。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谢秋心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于湛离婚，同刚成结婚……

本书场面浩大，情节复杂、紧张，波折迭起，扣人心弦，人物栩栩如生，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是一部高品位的长篇小说。

第一部 潜 流

上 册

1970年春，江城市有两件大事轰动了全城。一件是本市煤矿要将生产翻上一番，另一件是全市展开了一场钢铁大会战。报纸、电台将这两件事大肆宣传，说这是自立更生的创举，誉为工业上的南泥湾生产运动，使全市的妇儒皆知，省报和电台也作了大量宣传报导，一些中央级的大报、电台、画报、新闻社也都派记者前来采访。为了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钢铁厂和煤矿又第二次大规模地下放了一批人员，这些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工程技术人员。

煤炭翻一番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江城煤矿是一个不大的矿，受煤炭部和市的双重领导，只有四口斜井，“文化大革命”前最高日产量是3000吨。虽然产量小，但这煤却是全国少有的低磷优质煤，是炼优质钢的最佳煤，非常宝贵，产量虽少，但向全国的钢铁厂都要输送一部分。最近由于中央发出了我国的钢铁要在5年内赶超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号召，本市首先响应了这一号召，并且保证要将本市的煤炭、钢铁在一两年内翻上一番。号召是响

应了，保证提出了，剩下的就是如何来实施这种保证，市革命委员会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实施这两项保证上。

江城煤矿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得最彻底，全矿停了产闹革命，全矿两派的武斗也最激烈。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武斗虽然停止了，也开始恢复生产，但由于武斗留下的创伤，两派不和造成的影响，各种设备的破坏，再加上大部分新工人是造反派出身，他们蔑视旧的规章制度，随意旷工，另外，大批技术人员的下放，使采煤、掘进都失去了技术指导等等这些原因，所以虽然恢复了生产，四口井的日产量最高只达到了1200吨，还不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施煤炭翻一翻的保证，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煤矿革委会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再新建一口日产1000吨的斜井。

按常规道理来说，建立一个新的矿井，正需要大批科技人员，怎么该矿却在这时又第二次下放了一大批科技人员？这是有原因的。建新井这一宏伟计划在市革委会的批准后，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钻探，决定在本市郊区，临江公社境内，水电站的附近建立这口新井。1969年的一天，煤矿在市革委会主任徐青云的主持下，开了一次全矿性扩大会议，以便最后确定新井的建立。这个会除了全矿行政领导参加外，全矿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一些新老工人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并让大家在会上展开讨论。会上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豪情壮志，并喊出了口号，要在一年到两年内将这口井建成投产。正在大家群情激昂之时，过去担任过地质总工程师的杨镌华却给会上泼了一瓢冷水。他提出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点，建立斜井是个最大的浪费，只能开采百分之二十多的煤，其余的却扔掉了，这样宝贵的优质煤在全国是极少的，

这对国家是一种极大损失，应重新下功夫，大面积进行钻探，获得可行可靠资料，建立竖井。第二点，根据目前钻探的资料分析，新建井地区地下水多，不宜建井，勉强建井，最终也得被水淹没，应重新钻探，另选地点。

杨镑华的发言，虽然引起了在场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和老矿工的附和，但却遭到全会严厉的批判。矿革委会主任批判说这是别有用心，目的是要推迟我国工农业生产，因为建立竖井和再钻探须要六七年时间。副主任批判他有意要破坏我国赶超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壮举，有意在群众中动摇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本本先生的迁腐论据。很多造反派举手大喊：“这是臭知识分子的反动论点”高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知识越多越反动！”当时会场上几乎百分之八十的造反派都争先发言批判他想用反动技术来破坏国家建设速度。

杨镑华是省煤管局地质总工程师，因为江城市在地质年代曾经过无数次的沧海桑田变迁。是研究地质的最理想地方，所以他一直就落家在江城市。1957年被定为右派，下放在临江公社劳动改造，1961年摘了右派帽子，就被留在这个市煤矿作零工，打杂、并且背着特嫌双重的帽子才从牛棚出来不久。这次建井的工作并没让他参与，也没让他参加钻探，只是因为他熟悉地质，所以这次大会也让他参加，他还是两天前才草草的看了一下钻探的资料。他这个人也真不自量、不分场合，竟在这样的会上冒了这一炮。听了两位革委会主任的话，闷着气再不吭声。

市委革会主任徐青云，是成立市革命委员会时被结合的原市委书记处的一位书记。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央提出了提高钢铁生产的号召，他此时正处在权力的顶峰，雄心

勃勃，要在全中国打响一炮，立即响应了号召，并提出要将本市钢、铁、煤炭生产翻上一番，这一炮如能打响，他就会同自己的名字一样青云直上，前途无量。因此市革委会下了最大努力，动员全市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本市的钢铁大会战，煤炭翻一番的伟大创举。徐主任为了保证完成，还自己亲自抓煤炭翻一番的工作，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项工作上，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新建井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全市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援下，新建井的一切筹备工作总算就绪，他绝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杨镌华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棘手问题。徐主任虽然不懂技术，但感到杨镌华提出的是一个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但目前工作已进行到这一步，难道就这样停止工作，再照杨镌华提出的重新钻探，另找建井新地址，这样一来，就得把工作推迟多少年，这是绝对不能采纳的。目前摆在他面前的是，本市煤炭产量还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半，如果新井再建不成，不但青云梦难以实现，又将如何向上级交待，看来即使有风险也得冒。听了这些人的发言，心中也感到杨镌华提出的问题，未必就会发生，虽然他是权威，但只看了一点资料，又未亲身参加钻探，论断未必就那样确实，所以徐书记又产生了一种侥幸念头。事已至此，箭已上弦，不能不发了，最后他当场批准了建立新井。

新建井确定建立后，矿领导在徐书记的建议下，让杨镌华也参加建井的设计工作。杨镌华想推辞，但又不能，参加设计工作不久，面临那些资料越想越怕，凭自己的地质知识和资料证明，这个井即使勉强建成，最后也会被水淹。他想，我这个参加设计工作的右派肯定逃不掉责任，这不是一般小事，于是向矿革委会提出申请，要求下放农村接受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但矿革委会不批准。这便成了杨镌华的一桩心事，整天的想呀想，想不出一个脱身的办法。一天晚上骑自行车下班在路上苦想，突然一辆汽车迎面而来，吓得他来了个急转弯，向右一拐，虽然躲过了汽车，却碰在一棵树上，头上碰了一个大包，疼得他直流眼泪，但却启发了他，立即倒在街上不动，后被路人发现，将他送到了医院，他就在医院装迷糊，医生诊断是严重脑震荡，需要休息一个很长时间，这一招总算逃脱了这个可怕的设计工作。

在杨镌华得了脑震荡不久，参加设计工作的数十名技术人员，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今天他得了这种病，明天他又得了那种病，不到一个月全都得了病，设计工作陷于停顿。矿革委会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次新的进攻。革委会最后决定，将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全部下放到农村去改造，这就是第二次引起科技人员的又一次大下放。杨镌华早就提出要下放农村，可矿上就单不下放他去农村，而是下放他当工人，参加建井劳动，当然这是领导上另有长远打算。

钢铁大会战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也引起了科技人员的下放？这要从钢铁厂这位厂长说起。钢铁厂是江城市最大的企业，厂长叫伍元弢，从这个市解放以来，他一直担任这个厂的厂长。

伍元弢已近五十岁，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是个老革命干部，他原是西北联大的学生，1939年，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他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激于爱国，毅然离开了学校，去延安参加了革命，在抗大学习后，一直在敌后工作。解放战争后期，他和本市第一任市长一起进城，他负责接收钢铁厂，后来一直担任钢铁厂厂长。在办厂的实

践中，他知道办好工厂、人是最主要的因素，必须有一批精通业务的专业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熟练的工人。在这些年，他建立了一支技术强硬的科技干部队伍、精通业务的管理干部和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培养人才这方面，他是舍得投资，50年代初，厂内就用一大笔资金创办了技术学校，成立了业余大学，同时规定厂内所有管理干部一律要在业大进修业务、所有新老工人都要按工种脱产或半脱产在业大和技校进修半年到一年，并把这变成了一种制度，所以这个厂的所有人员都具有专业知识。在这方面的投资没有白费，几年内就成了这个厂的雄厚资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厂的生产年年都是全国之冠。江城市较大的工厂还有江城市机械厂、江城市煤矿。这两个厂由于管理不善，年年完不成国家生产计划，而煤矿每年还要赔一千多万元。这三个厂矿按其生产性质来说，有着极其密切的生产联系，但由于三个厂的领导系统从中央到省到市都是垂直领导关系，没有横的关系，所以虽在一个市，却不能相互协作，还经常拆台，业务上扯皮。伍元弢是市委的常委委员，他对那些无能而又专会搞对立的领导深感厌恶，对年年亏损的厂矿也深感痛心。基于这种思想，他以企业家的眼光，渐渐在脑内酝酿了一个图谋和计划。他想把本市这三个厂矿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公司，用这里优质的煤，炼出优质的钢，再由机械厂生产出优质产品，如果国家能给公司较大的自主权，每年除完成国家计划外，公司可把计划外的产品变成商品，给公司积累资金，不出几年就能大大改变三个厂矿的面貌，然后再用公司积累的资金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先进设备和技术，争取产品达到国际水平。将产品扩大到世界市场上去，在世界市场上搞竞争，这才是伍元弢的最大愿望。他经过长期考虑后，将这种设想

写成建议材料交给了市委，还提议自己担任联合公司的经理。他的意见书送到市委之后，很快被传了出去，在全市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本人成了市内中上层干部明里暗里攻击的对象。攻击他是权力熏心的野心家，讥笑他得了权力狂想病，不自量力的权力迷。说他要社会主义经济中搞垄断资本主义，攻击他没有立场，阶级阵线不明，用人重才不重德。说他在肃反中包庇历史上有问题的科技人员，说他在反右中有意漏划大批右派，还有人攻击他本人就是漏网右派。一时间，各式各样的帽子都往他的头上扔。1963年，钢铁厂生产激增，但原料却无来源。伍元弢又向市委写了一份意见书，主张从国外进口铁矿砂，这给攻击他的人也找来借口，说这是一种卖国主义，又给他冠了一顶帽子，说他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大老板。他虽然遭到了这么多人明里暗里攻击，但是却没扳倒他，主要原因是钢铁厂年年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是全国的先进企业，他本人年年是劳动模范。而攻击他的人则说：他是谢书记的老部下，又是儿女亲家，靠山硬。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可大祸临头了，全市揪出第一个走资派就是他。罪名是要在中国搞垄断资本主义，是卖国主义的吹捧者，是洋奴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成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市走资派的典型，不但厂内揪斗他，别的厂矿也来揪斗他，揪斗的议程在全市排了一长串。1968年落实政策时，因他没有行动，所以解放了，钢铁厂成立革委会时，又被结合成革委会主任。

钢铁厂的副主任叫刚成，是本厂造反派头头。过去是厂内管理物资的一位处长，因经济问题被伍元弢撤职去当工人。刚成在“文化大革命”中东山再起，成立革委会时成了副主

任。随着这位副主任上来的还有一大批造反起家的中层干部，在厂内形成一个极有势力的集团，控制了厂内一大部分权力。刚成和伍元弢两人是水火不相容，经过了几场激烈的搏斗，伍元弢被打垮了。第一场搏斗，是厂内原料来源不足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不过这时显得更缺更紧，这是钢厂恢复生产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伍元弢没有接受“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教训，又提出了从国外进口矿砂的主张，当然又受到批判，但问题终需得解决，副主任刚成则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开新矿山。这个市郊过去曾发现过一个铁矿，五十年代，伍元弢也曾计划开采，但因这个矿含铁品位太低，而且含磷含硫量极高，没有任何开采价值，就放弃了。但“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切旧的陈规和框框，只讲思想，不讲经济价值。刚成提出重新开这个矿，厂内造反派都附合他的意见，提出中国人有志气，要靠自己的资源，决不向外国人伸手求乞。但是新开一个矿山谈何容易，不说时间、资金、单人力设备就无着落，而刚成却提出了一个造反的办法：动员全市人力到矿山搞大会战。他的提议得到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力赞扬，认为这是一个敢想敢干的革命措施。于是就在全市来了个总动员，动员所有机关、学校、企业全部参加采矿大会战，这就是钢铁大会战。伍元弢和刚成的第二场搏斗是下放干部问题。在走“五·七”道路、下放干部的问题上，刚成主张大刀阔斧进行，要将全厂数百名科技人员全部下放，包括一些经验丰富的处室管理干部、有才能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都是伍元弢十多年来精选出的基础力量，厂内的大梁支柱。刚成要大批下放这些人员的目的，是要把伍元弢彻底搞垮，因为这些人都是伍元弢的基础，下放这些人员是搞垮伍元弢的一种釜底抽薪办法，这是伍元

弢绝不能容忍的，他在革委会上不顾一切坚决反对，别人又给他扣上了保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抵制毛主席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和改造知识分子路线等等大帽子。伍元弢不管这一套，他把要下放的科技人员和生产的联系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递给了市革命委员会，有凭有据的说明这对钢铁厂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带来的巨大损失。这个报告在市革委会内也引起了争论，一直打了八九个月的官事。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听还是反对毛主席的“五·七”道路、执行不执行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大是大非路线问题，所以最后伍元弢又一次失败了，他多年精拔出来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都被下放。同时市革委会认为伍元弢这样的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也决定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下放前和伍元弢谈话的是徐书记，副主任刚成也在场。伍元弢对徐书记说：“下放我，我没意见，但下放那样多的科技人员，对钢厂的恢复生产和将来的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我们应当重视知识。”徐书记说：“走‘五·七’道路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策，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世界观。”刚成在一旁插嘴对徐书记说：“厂内还留有相当一部分懂技术的人员，是足够用的。”伍元弢当然明白刚成所说的留下懂技术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感到再谈下去没有必要，望着刚成愤怒地说：“你现在是胜利了，但我告诉你，我迟早是要回来的，我不但要回来，而且还要拯救被你们摧残的知识。”刚成说：“我也希望老厂长能早日回厂，也祝愿老厂长能够实现拯救知识的愿望。”

伍元弢说：“我不是阿Q。我会估计自己的力量。虽然我被你们下放了，但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而且我还要尽我的能力保护和拯救科技人员，我自己知道我的力量。”

徐书记没注意伍元弢说的要“拯救被你们摧残的知识”这句话，也没想它是什么意义，但刚成却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伍元弢下放的地点是临江公社，离市内约六十多华里。这次下放还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作这个公社的副主任，他没有推，心想既然到农村，在农村也得作一番事情，他让老伴和外孙女先去，自己在市内办理了几天的事，3月12日，他独自一人搭公共汽车去这个公社。

临江公社原叫临江镇，紧靠大江，是一个风景美丽，物产丰富的渔米之乡，有小江南之称。

临江镇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繁华的镇。江的上游有丰富木材资源、名贵药材、山货及各种土产，但上游是山区，交通不便，而临江镇这个地方得天独厚，虽地处山区，却是一片方圆近百里的广阔平地，江水从上面的山区流到这里，遇到这片平地一下子开阔起来，原来二里宽的江面，一下子变成了十多里宽的江面，使滚滚的江水成了一片微波荡漾的湖，缓缓向东移去。当地人给这个湖起个名字叫“江宿湖”。意思是急急奔流的大江在这里要休息一下。正好这里交通方便，就形成了一个码头，上游的木材，扎成木排，顺江而下，有一大部分就聚集在这里，由这里装上汽车、火车运往各处。镇上码头附近，木材堆积如山，各种药材、山货都聚在这里集装待运，所以这个镇从古以来就非常繁华，市面商店林立，货栈、饭店到处都是。伍元弢过去曾来过这里，在记忆中曾留下一个极美好的印象。最难忘的是1957春天，他和好友文化局长余贯虹在这个镇上的一个有名酒楼上饮过一次酒。该酒楼有一名菜叫酒糟鳊鱼，是用这个江中新捞上的活鳊鱼作的，远近闻名。还有当地用山葡萄酿的陈葡

萄酒，也是醇美无比。这座酒楼，就坐落在江边，坐在楼上临窗之处，可以望着碧波荡漾的大江，望着江对面座座披红戴绿的秀峰，望着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田畴，望着湖面上咿呀交错的渔船，还可望到码头上云集的木排和航船。他和余贯虹坐在楼上饮着美酒，尝着鳊鱼，海阔天空的畅谈。1957年春天，正是全国经济建设健康蓬勃发展的顶峰时期，人们的思想精神面貌也充满着一种向前的朝气。两人从风光很快就谈到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谈到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重视经济建设的人物。伍元弢说：“在我国历史上我最佩服管仲这个人，他相齐时，兴办盐铁之利，使齐国一跃而成为称霸诸侯的第一强国。”余贯虹说：“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一位好宰相，将来不久也可成为列国之霸。”这时伍元弢已有几成酒意，带着酒兴说：“现在我国经济水平已超过了日本战前的经济水平，如果经济建设像这种速度递增，10年后，我们就能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我要用我这个厂的产品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会一会那些资本主义的老板。”两人喝完了两瓶葡萄酒，又要了两瓶，再让做一条鳊鱼。伍元弢指着江上的渔船说：“此时此景，使我想起了《水浒》上浔阳楼的那段，你说不像吗？”余贯虹说：“那段意境却也和这里相似。”伍元弢说：“浔阳楼的那一段叙述描写的非常好，给我感受很深。”余贯虹说：“我们这里的风光更胜浔阳江，酒楼更胜浔阳楼，只是这个楼酒的名字太俗，有些辜负了这里风光。”伍元弢乘着酒兴说：“我们给它改改，你说叫什么好？”余贯虹说：“人到这里，放眼一望，就感到心旷神怡，就改名叫‘心旷楼’。”伍元弢说：“好。”就将酒店的老板找了来，酒店老板认识余贯虹，找却不认识伍元弢，余贯虹将意思向老板说了，并介绍伍元弢，说这是书法家伍元弢。

提起钢铁厂长，并没多少人知道，但提起书法家伍元弢，在本市甚至本省无人不知，到处名胜古迹，都是他书写的。老板一听，高兴极了，心想，我这饭馆有文化局长亲自命名，大书法家伍元弢书写，一下子就会名扬远近，生意更会兴隆，满口赞成，特意在街上买了大笔和纸张。伍元弢提高袖子，大笔一挥，写了“心旷楼”三个大字。余贯虹这时又说：“老伍，这样好的风光，好酒，你就再写上一首诗，述述胸怀。”伍元弢这时已有八成醉意，乘着酒兴说：“好。”就凭窗远眺，不大一会，就提起笔来，写了一首诗：“江出群山一湖收，橹舫云集古码头。心旷楼上饮美酒，江宿湖畔歌管公。中华经济飞腾日，壮志放眼在全球。挥笔难尽胸中志，江山满目心满潮。”没想到酒店老板以后竟将这首诗裱了挂在酒楼上，不久传到了市内中上层的官场之中，弄得伍元弢好不狼狈。

这段往事留在伍元弢的心中，多少年来一直是一段极美好的回忆。现在他坐在公共汽车上，又回忆起那段往事，心想，今天得好好重温一下往事，再去“心旷楼”上望一望那美丽的风光，看看我写的那首诗是否还挂在楼上，要上一条大鳊鱼，一瓶葡萄酒，临窗来个尽醉方休。

伍元弢下了公共汽车，向街内走去。当他进了街面时，顿觉扫兴，街面上昔日的那种店铺林立，商贩云集，攘的繁华市面一点影子也看不见了。曾经是人群熙清宽阔的街道，现在到处坑坑洼洼，街面上也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堆积的垃圾代替了过去商贩堆放的货物，一股腐臭之味刺人鼻孔。伍元弢大为扫兴，但“心旷楼”还立在原处，只是楼的颜色变了，过去那种古香古色、红墙碧瓦，朱栏飞檐的“心旷楼”，现在却被烟熏得黑不溜秋。虽然这样，伍元弢还

是想，管它这些，只要坐在楼上临窗欣赏一下湖光山色，吃上一盘鳊鱼，喝上一杯葡萄酒，也可聊慰心愿。他走到楼前抬头一望，楼上他写的那块“心旷楼”匾早就没了，门口挂了另一个牌子“临江公社饭馆”几个不显眼的字。伍元弢走入楼内，里面空洞洞的没有一位吃饭的人，只有几张又烂又脏的桌子摆在那里。伍元弢想，管他，上楼再说，他刚走到楼梯口，看见有一牌子挂在楼梯口，上写“非本店人员禁止上楼。”这下可让伍元弢大大扫兴，临窗观看湖光山色的想象也落空了。又一想，坐在楼下也行，虽然不能欣赏风光，美美地吃上一顿鳊鱼，喝上一大碗葡萄酒也够惬意。他捡了个座位坐下，但等了好一会都无人理他，几位象服务员的女青年坐在窗口织毛衣，连抬头看他一眼也没看。伍元弢离开窗子走上前问：“你是服务员？我要吃饭。”那几位服务员仍不抬头，用手指指窗口说：“去那窗口自己买。”伍元弢无法，只好走到窗口对卖票的人说：“给我来一盘酒糟鳊鱼。”卖票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胖女人，翻了一下白眼，望了一下伍元弢，说：“我们这里没有龟，也没有鱼。”

伍元弢现在才明白了，他原来想像的那一切，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影。经过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种属资产阶级的享受早就没了，自己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一点。但现在饥肠辘辘，总得吃点东西才行，于是只好买了两个混合面馒头，要了一碗白菜汤，因为这是饭馆唯一的东—西。馒头又冷又硬，象一块石头，白菜汤冷得冰牙，实在无法下咽，只好窝着气，饿着肚子，出了他想像中的“心旷楼。”不知为什么，这里过去的风光还是非常固执的留在他的脑内，不看—下，总像憋的难受，心想，不能在楼上欣赏风光，就在前面的山岗上饱览—下风光也行。他在商店买了一包又干又硬没